

今年春天来得早，清明未至，已是莺飞草长、姹紫嫣红。热闹的不仅有花草，还有上海大大小小的老字号点心店，因为那青青圆圆的小精灵，又开始骚动大家的心了。青团成为网红也就是这几年的事。传统饮食加上现代营销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趣味。三月初以来，老字号点心店门口，每日买青团的队伍总能排出二三十米。上海人自近代以来就懂得遵守秩序、效率最高的道理，也懂得好东西值得用时间去等待。

排队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，而我就是那少数几个侧身其中的小年轻。虽然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但我的父母对饮食抱着平常心，很少为一口吃食而大费周章。不过，为人家长后，我反而有了为女儿营造仪式感的感觉。女儿最喜欢一套名为“中国记忆”的绘本，介绍中国的传统节日。而作为典型小

吃货，她最感兴趣的是里面提到的时令美食。这个清明，我准备让她尝尝真正用艾叶做的青团。

上午十点，我去了那家口碑颇高的老字号。队伍已经有二十几米。我询问排在末尾的阿姨：“这是排队买青团吗？”阿

青团滋味

姚霏

姨说：“是啊。”“这么多人？”我感慨道。“这算人少的，往后啊，人一天比一天多呢。”果然，不出十分钟，我的身后又排上了七八个人。我不禁有点“小确幸”，同时向经验丰富的阿姨询问哪种口味好吃。阿姨果然如数家珍，言下透露了自己每年都来买，而且一买就是二三十个。我问这怎么吃？阿姨说：“孩子们拿去一半，亲戚邻里再分一分，很快就没了。特别是

孩子们，很喜欢吃，但又没时间排队。我们退休了，多的是时间。”我身后原本排着一对六十开外的夫妇。后来，女的表示要去打探一下行情。说话间，女的回来了，感慨道：“一个青团要五元钱，挺贵的。”男的马上说，“退休金留着干什么，想开一点”，引来队伍前后一阵善意的起哄。

十来分钟后，眼看我们就要排到柜台，队伍前方似乎起了一些争执。原来，一位貌似杖朝之年的老人只想买两个青团，还是两种口味各买一个。但店里根据需求量的经验，都是六个一盒售卖，没有零卖的。老人一个劲儿地解释：家里就自己和老伴，买多了吃不了。队伍里有人开始小声议论：老人肯定是不舍得买，毕竟五元钱一个；也有人说话，店里确实应该有零卖的，照顾一下特殊群体。相持不下，老人只能讪讪地离开，脸上既有失望，还有一些不可名状的羞涩。我心一软，赶忙拦住老人，问他要买什么口味，让他在一旁等一会儿。轮到我买时，我报了老人要吃的两种口味，各来了一盒。

芬芳的草莓

赵荣发

“不羨高枝犹自爱，碧玉嫣红百媚生。”有文人如是描写草莓之美。不过，我猜想他们未必知道草莓的生长周期和种植流程，也不大会注意到草莓棚里还有飞舞的小蜜蜂，更不清楚它们从何而来，藏着什么秘密。

阳春三月，正是草莓上市的最佳期，我和一帮文友，驱车来到离城区十来里外的一个草莓基地，放飞身心，收获了许多体验，也才解开了这些秘密。

这个基地在当地颇有名气。据传闻，这里共种植了50个大棚的草莓，主要品种为奶油、红霞（巧克力）两大类。基地创办者老马，五十来岁，身材不高，皮肤黝黑，待人热情憨厚：“走，我带你去采草莓！”说完，他就引着我们走进几十米开外的一架大棚。

天气很好，和煦的阳光透过塑料膜洒进来，大棚里暖洋洋的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不少市民正兴致盎然地采摘着草莓，脸上沁出点点汗珠，有的干脆把外衣脱了，用上面的两个袖管拴在腰里。那一刻，人与物，情与景，构成了一幅灵动的画面。

老马告诉我们，草莓种植与番茄、甜瓜等作物一样，为一年一茬。每一轮草莓从上年9月份栽种秧苗，11月中旬开始挂果，12月中旬起采摘，至来年3月份为采摘高峰期，5月底采摘完毕。之后，一垄垄土壤被全部清理、铲平、翻耕，随后施肥保养，蓄势待发，等待下一轮种植。

“这样的轮作，可以确保新的秧苗栽种后不再施肥施药，做到无公害。所以，我们这里的草莓可以边摘边吃，绝对放心！”老马说到这里，哈哈一笑，接着话锋倏然一转，“不过，在挂果前的一个来月前，我们会在每个大棚里放养蜜蜂。”说着，老马用手一指，“喏，这里放着的，就是一只蜂箱！”

哦，原来草莓棚里飞舞的蜜蜂，并非不请自来，而是果农专门请来的好帮手呢！

“这些蜜蜂帮着授粉，不仅可以提高挂果率，而且草莓长大后几乎没有奇形怪状的，个个饱满，色泽鲜艳，甜度更高。”老马说，“当然，只靠草莓的花粉，是不够蜜蜂维持生计的，所以，为了侍候好它们，我们一年来，光喂养它们的纯白糖就有一吨左右呢！”

老马还告诉我们，为了种好草莓，他和果农们长年累月以基地为家，根本顾不上节假日休息：“我和老婆都是浙江奉溪人，我俩一起来到上海后，连续十来年都没有回老家过年呢！”

白色的蒲公英向着太阳
白色的羽毛十分茂密
时而它又向着大地
播撒它珍贵而丰实的籽实
与白色蒲公英悠游天地间的
还有蓝色的蒲公英
和红色的蒲公英
它们悄悄传递春归的消息

写作作文讲究“炼字”，提倡简洁，但有些经典诗文，却是难以妄自增删的，否则就会失去原有的神韵。比如杜牧那首著名的七绝《清明》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有人嫌此诗“水分”太多，认为首句“清明”诗题已有，次句“路上”与“行人”重叠，第三句“借问”属画蛇添足，末句“牧童”则指代过实，认为这

白色的蒲公英
在新绿的草毯上滚动
无形的微风是季节的使者
悄悄地把它带上半空

蒲公英

秦史轶



幽篁 (中国画) 唐存才

在装袋的时候，店员多给了我两个保鲜袋。我想，店员和我想到一起去了。找了个空桌子，我用保鲜袋从两个盒子里各拿出一个青团，递给了老人。老人满嘴感谢，似解释又似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喜欢吃甜的。可我老伴吃素又有糖尿病，所以特意来这家店买素馅的。也不是舍不得钱，肠胃不好，本来就不能吃糕团，就是解解馋。”我连忙说道：“我还要谢谢您呢！我也吃不了那么多，正好和您

清明雨纷纷

王奇伟

些“冗词”皆可删去，于是，流传千古的七绝成了不伦不类的五绝：“时节雨纷纷，行人欲断魂，酒家何处有？遥指杏花村”，简固简矣，然而氤氲诗中的舒缓凄迷的韵味已荡然无存，缺失了“牧童”的点缀，就像一幅只见山水不见人物的图画，显得单调呆板而毫无情致。过分简洁不行，随意增补内容也未必能“锦上添花”，比如有首保留原诗意境的题画诗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欲问行人去那边？绿杨柳下，流水呜咽；杏帘高挂处，袅袅茅舍炊烟，十里酒香，惹人梦绕魂牵。且劳牧童哥哥指路，暂事流连！”诗中增添了“杨柳”、“流水”、“杏帘”、“茅舍”、“炊烟”

合买。”看着老人走远的身影，我想，就当这个小辈替我们的父祖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吧。他们能为我们排长长的队，我们也该成全他们一点小特权吧。

其实，当我们吃着传统食物、过着传统节日的时候，初衷究竟是什么？我想起昨天晚上给女儿讲的睡前故事。清明节其实还有感恩节的说法。把对逝者的怀念转化为对生者的关怀，才是我们最美好的“中国记忆”。

等原诗中有的词，把抽象的意念改得过于具体直白，反使读者失去了想象的空间。

还有通过句读把诗变为小令的：“清明时节雨，纷纷路上行人。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？有牧童，遥指杏花村。”改动者以为这是标点符号的“创新”，与原诗相比，小令的文字更紧凑，节奏更强烈，情绪更饱满，念起来抑扬顿挫、铿锵有力。殊不知，此诗原是抒发孤身旅人独处异乡的情绪和希望，在清明这个特殊时节，旅人在陌生的旅途上赶路，绵绵不绝的春雨使其内心充满了莫名的烦乱和惆怅，旅人渴望用酒来驱散这种无法外露的愁绪，而改动后的小令，孑然一身变成了纷纷路人，原本隐藏在诗人内心深处的个人体验，竟成了芸芸众生的相同经历，这与其说是“创新”，毋宁说更

《五律二首》：“三月桃花水，诸泾一脉流。还思四鳃美，又垒九峰幽。辙隐秦驰道，茸疑吴猎秋。人中龙不死，卧子去仍留。”“草木寻常事，从容作劫灰。兰茶今又是，清帝不重来。故国无明日，孤臣有大哀。抱香余此意，万古绝尘埃。”

人依水而居，云间多水，从来是宜居之地。新发现的广富林，可见先人四千年前一次伟大迁徙和伟大停顿。突现先人的行踪，喜出望外，只是有一点是不在望外的。那就是，人依水而居。说确切点，是临水而居。居处在水边，又在潮汛够不到的台阶上。居处还是干栏式的。底层用作储存和圈养，二层是住房。水不可离别，又得保持距离。这是经验。这经验古已有之。

数千年过去了，人还是依水而居。云间依然多水。春天了，特别是暮春三月，桃花盛开，夹着云间所有的流水，两岸开去。无论怎么想、怎么看，这流水都是桃花的颜色和芬芳。三月桃花水，谁都觉得桃花和水融在了一起。

云间的宜居，还在它有山。著名的九峰，是临近东海最后的山色，和四鳃鲈同样名贵。九峰的美，在它入画。中国山水画，被云间人董其昌看出了一个奥秘。那就是最好的山水画，它的粉本，绝大多数在南方。而九峰也是极好的粉本。可以入画的山水，自然是人文荟萃之地。秦皇和他的皇家车马到过这里，吴王也曾在这里围过猎。苏东坡写过的“夕阳在山”四字，已然光辉照耀。历来在云间和来云间的文人，都是真正的人。譬如陈子龙。人是有修为的，人是有高贵修为的。人的修为所以高贵，就在它同时是民族的修为。人可以失去所有，不能失去的，就是高贵的修为。高贵的修为，是个人的，更是民族的。陈子龙为着高贵的修为，最后自沉在了云间的流水里。他的墓莹，至今香火不绝。

草木也和人一样。四千年前的广富林，草木丰茂，丰茂到可以有大象出没。之后呢？已然枯萎不已。长长的岁月里，草木可以枯萎、可以被毁、可以不留寸分，可它必然重生。坦然、从容，还有坚贞、不服输。这些人所具有的品格，草木同样具有。云间草木之间，还有美好的茶、兼着兰笋香气的美好的茶。这茶，这受命不迁的茶，邂逅过清初的帝王。二百年工夫，清灭了。这茶活着。

和茶同样活着的是谁呢？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陈子龙，还有和他一样的人，还有在民族受难的所有岁月里坚持着高贵的修为活过的所有的人。这茶，有着兰笋香气。这香气和着云间山水、草木、人文的气息，永远着钟灵毓秀。和它一起可以活下去的那些人、那些灵魂，同样永远。人同草木。云间的草木美好到了无与伦比，和它同样无与伦比的，也就云间美好的人了。

像是一种文字的调侃。疑气候干旱的山西怎会有“清明雨纷纷”的景象，其实，唐代山西的气候要湿润得多，鱼玄机诗中的“汾川三月雨”，与今日长江流域的“春雨”和“梅雨”颇为相似，只不过如今的梅雨出现在初夏，季节上与清明相去甚远。

家庭缝纫机现在还有吗？肯定还有，但早已不是居家必备的用品了。现在年轻人结婚大概不会再有人购置缝纫机了。如今的城市时尚女性，会针线活自己缝制衣服的恐怕像大猩猩一样稀少。

当然，上了点年岁的老人家里也许还有缝纫机，但基本上都成了摆设，一年到头那轮子也转不了几回，成了留着没用、弃之可惜的鸡肋。之所以还摆在那儿，只不过是因老年人节俭恋旧，舍不得扔罢了。若论实用价值，几同于无。

缝制衣物。缝制机当年属于家庭的“大件物品”，虽然不上是居家必备，却也相当普遍。不少家庭都买上一台，妇女们或互相学习，切磋技艺，或无师自通，自学成才，人人练就了一身做衣服缝制的手艺。家里摆着它，大人孩子的衣服有了着落，平时缝缝补补的活计有了依靠。机轮滚滚，针线穿梭，大街小巷到处能听到缝纫机“呱呱哒”的躁踏声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人们到商店买成衣的很少，大多是买块布料自己做或找别人做。从小到大的衣服极少在商店里买现成的，都是母亲自己做。当年，我们家的缝纫机就是母亲的“专机”。小时候，我时常看见母亲坐在那儿不停地做衣服。她不仅是为了省钱，也是喜欢这门手艺。从简单的套袖、座椅垫，

到复杂的大衣、沙发罩，她都能自己裁剪自己缝制。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经常在缝纫机前忙碌。她动作轻巧，熟练敏捷，穿针引线，一丝不苟，裁剪好的布片一放好，左手捏住布边，右手按压布料，前拽后送，两手慢慢挪动布料，脚下用力蹬踏着脚板，缝纫机发出一阵阵急促的“嗒嗒嗒”声响。压脚转向、按下，继续扎着布料。尤其是到了春节前夕，更是她最忙碌的时期，除了家里的活，不少亲戚朋友也找她帮忙。母亲从来都是来者不拒，会做衣服成了她引以为傲、受人尊重的资本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缝纫机让她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，它陪伴着母亲一路走过岁月的风风雨雨，点点滴滴。

家里的缝纫机在不用的时候，机头收起，放进机箱，表面光滑平整的台板上铺上台布，放

好台灯，就成了简易的写字台，小时候，我数不清的作业都是在缝纫机的台板上完成的。后来，母亲明显感到自己年纪大了，手艺也不赶趟了，找她做活的人基本没有了，缝纫机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，“再就业”的可能彻底断绝。如今，它成了累赘，被放在阳台闲置一旁，油漆剥落，皮带松弛，式样老旧，家里几次清理东西，母亲都舍不得处理。我理解她的心情，缝纫机承载着老人太多的记忆，凝结了她太多的汗水，酸甜苦辣、幸福快乐，那些记忆深处的东西，老人不会忘记。

时代的进步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、越来越专业。制衣业的发展，让一些女性从家庭缝纫中解放出来，缝纫机自然结束了它的命运。

明明它是药，偏偏又像糖。请看《好吃的宝塔糖》。



夜光杯

十日谈

流光小物件 责编：贺小钢